

北史

傳七十四之七

30
7

| | | | | |
|-----------|-----|-----|-----|-----|
| 東 京 圖 書 館 | | | | |
| 漢書門 | 正史類 | 別函架 | 三〇冊 | 三〇冊 |

| | | | | |
|-----|------|-----|-----|-----|
| 漢書門 | 五九五九 | 一五〇 | 三〇冊 | 三〇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漢書 | 五九五九 | 三〇冊 |
| 架 | 一二 | 三〇冊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959 |
| 冊數 | 30 (26) |
| 函號 | 320 32 |

廿三

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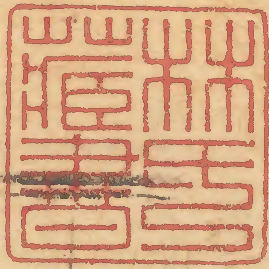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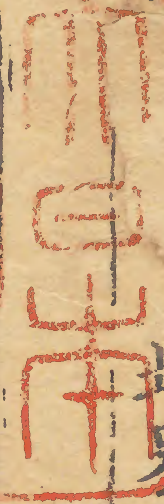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德宗七十四

北史八十六

張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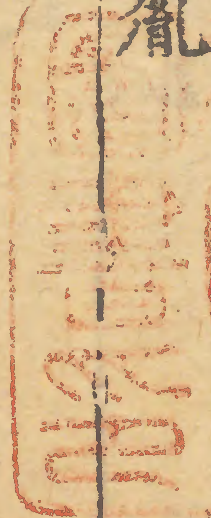


陸登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淺草文庫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
 雖為政以德理寔殊塗百德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
 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嚴折之后必致清
 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貧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
 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
 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漢侯景守麻牟承久統以方牧仍
 世相循所以寬猛無用此人調俗但廉平常巡警有難高
 適時應務招響必遠是故搏擊為侯疋不旋踵懦弱貽各
 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沉浮叔季
 流濁姦巧多結居官在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

彰懲勸之道安魏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
望閻慶流明王社纂其地實錄卷于敦祿淑碎之指吏傳有
張善一原宋世良部是並業佳伯讓蘇瓊房豹路志兩周書
不立此篇陪循史傳有梁彦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
景茂辛公孫柳儉劉曠王迦魏德深方張恂鹿生宋世景
裴他羊敦宋世良部其佳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
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輯以備循吏篇云

張雁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
其採必自供孝文深嘉如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者稱得吏人

心忘

品也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
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厩馬一匹衣
一龍衣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為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飢饉慶
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
二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
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擢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
佐是第三清今授臣重武其職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
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乘衆妄相清濁所請

不可見曰今江左未賓書軌且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拓
定吳會官置對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
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
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
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其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
譽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
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
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
以功賜爵并陝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

人稱之齊武都漢陽二郡太守並以清白為名明帝初拜
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
督農多示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怠惰者加以罪謫弔死問
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臣反叛以失
人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
纂德政乞命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為高崇圍逼以郡降崇
以為常山太守崇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
衣多涉誣矯而輕財素已終無受納為百姓所思號為良
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之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

軍武曾孫崇為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民漁陽太守祖表馮弘成周太守入魏父同舉秀才早立並晉泰初瑗唐以身階級為少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何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尔朱榮官榮留田為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榮弟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尔朱世隆等立世隆王暉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暉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侍郎孝武帝時為廷尉卿乃釋奠開講瑗與温子昇魏孝皇帝李業興並為極句天平中廣宗太守政自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矣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害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止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其言有殺害之類意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欲以止

昇魏孝皇帝李業興並為極句天平中廣宗太守政自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矣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害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止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其言有殺害之類意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欲以止

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
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大復殺
子之天一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
日母也即離仍以母道不告罪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
臨時議罪何用豫制其條用為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誼
諱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
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
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
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官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句
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
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
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
所之乎事雖傳寢除太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
瑗案法推正甚見辭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
時所重領本州太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
史謚曰明

蘇淑子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與坐事為閹官後拜河間太
守賜爵晉陽男及言與將卒遂冒養淑為子淑與平中襲
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
詔聽之人吏老幼許乞淑者甚眾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

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人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為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恩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以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

大將軍特進爵為公徙封新安後為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以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歸華原歸款咸撫以因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定盜賊悉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原科諸罪皆隨事決遣遂至千暮唯存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連還山出曰守曰若知是何忍背之依期畢三先是州境人棄有血骸為害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懸山中忽有六人其民獨居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跽之長為楫州五祠四時無怠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司明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宏天武中為州吏性廉謹
同僚諸人侵盜官絹三千匹一經業空而不受行臺郎中
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皇太子初封武三韶齊武之婿
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言事則之謂業曰共處其
外君居其內同心勳力庶有滋乎秀幾仁之人為中書令
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任之餘
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物恐君
在後不自保全宜正與直願丑冒自勉業唯有一馬瘦乏死韶
以業為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
受韶曰知邀名人也此到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

人欲相賄賂止患無方便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
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泣以
馬死託肉為長史裴英密書曰此有書與韶大致詞讓業
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志每言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
用心何乃令人出外也乃韶曰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
仁之後為西岳州臨州諸事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
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一聞業曰君往往定州有何
政使劉西亮如此飲業業曰臣唯知自修也韶為并州刺
史業復為典籤業嘗言事則之謂業曰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
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口無所出心鄙其魁小笑而不言

後身守斷決獻謂曰知斷空一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
河間王國郎中令清業自以其嘗有夫人官謂侍中裴英
走曰知識河間王郎中孟業李不一昨是其國司文案似
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
所希有帝曰如公言王
初唯得姓名及因奏重
容加之平緩於方便有一
將入內業為進名忽於選
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甄
鞭擊業頭其流血然亦聽
業曰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馬

業遷東郡太守以寬東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
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
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
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蠶催其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
母豈可坐有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
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
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解其攀援
號哭悲動行路語闕辭竟者共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
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郡道由東郡業且半酒卒人
更拜謁路旁有稱者李臣孟業伏惟聖駕馬親行有征無戰

謹二微禮便與人更便唱萬歲道引前入帝大喜之後除
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知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太中
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未卒質素不尚浮華為子結婚為
朝勝府吐羅氏其子以文陸得為學士王以孝先相府行參
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緝襦統袴吐羅家又恃姻姪炫曜於
誇業知而不樂素望頗眩

其孫瓊年少之長無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
時隨父在洛陽其母謂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
對曰設官亦非人求官亦莫其對署為行長流參軍為
文襄以儀同關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

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竝已拷伏失物家竝
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
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謂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
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
至新盜止息或外境新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
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
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
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
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田家將財物寄置界
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太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

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祿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
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
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
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
沙門統資產三官社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
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法慎數來無由啓口其
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
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
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苦
請遂便為四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

欲真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觀而去有百姓乙普明
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撻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
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音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
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
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季春惣集大儒衛觀
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一案之暇乘令受書時人指
吏曹曰為學生屋蘇不斷清祠婚媾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
蠶月預下綿以度持於部其兵賦次第立明式至於
調役事必先辦部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官時州郡無不
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饑絕食者千餘

家瓊普集郡中貧寒家自從貧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
 徵租復欲雜其公自粟綱紀謂瓊曰雖於飲食恐累公府君
 瓊曰一身借法非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
 免人力保安此等寺相撫覓子感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
 庶懷之遂命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
 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
 辛術曰既古一旦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
 裴獻伯為濟州刺史文獻伯酷於用法瓊思於養人房延祐
 為樂陵郡瀆濟州裴即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
 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若爾爾能共遂君之罪人

也後有敕出外舉清能裴衣以前言恐恐一又陷瓊南其杜滯
 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補其任職理官忌
 憚莫敢有違瓊推察殺在信付情雲者其眾寺異臺案始自
 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頰告謀反爾後
 皆付瓊推察事多申雲尚書山佳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
 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
 不放反逆日即大誅心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
 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
 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
 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還寺僧怨訴不為唯喊瓊遣僧

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云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
徑收掩悉獲會驗賊徒款了道俗歡伏舊制以淮禁不聽
高貶輒度淮南歲儉管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飢復請通
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後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
為大理卿而齊王仕周為博陵太子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峙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為殿中
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為縣宰以
去病為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開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
欺然至廉平為吏人歎伏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都下有
鄴臨濟成安三縣蠶穀之舊號難為蓄以政亂時艱綱

紀不立近臣因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各勢
要之徒雖漸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
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里其能官與
涇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謀揚去病後以
尉遠之重階大業初卒於真氏縣令

梁彥光字脩之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
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
兒有風骨富貴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
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年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
彥光所不識怪而符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

去所感魏入魏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
禋祕書郎周受禪遷舍入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駁下大夫
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又
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
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
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為岐
州刺史兼領宮監其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言嘉其
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二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
後轉相州刺史齊帝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
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

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補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
免歲餘拜趙州刺史齊帝曰古語謂行罪州百姓呼為戴
帽餽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改不謂天恩優重採請
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
刺史豪猾者聞立多光目請來莫不強笑齊光下市後猶效
隱有若神明效德皇不潛害人口竟大駭初齊亡終衣冠士
人多遷關內唯汝南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
情險詖去起風語訛言官人高端于變齊光公蓋其蔽死
用秩俸之物招以山東入儒生鄉之學亦聖哲之言不得
教授常以季月召生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皇等聽令有聞

者升堂設奠其祭於三廊下有女諱宣情業無成者坐之
庭中設以三具及大成堂中舉行賓賓之禮之於郊外祖道
并以財物資之云云人皆刻勵風俗大改守滄陽人焦通
性醜酒事親禮一爾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三州學令
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
通遂感慙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
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其定言灑青四州刺
史謚曰昭表于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
同臺上餼一州刺史漢之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戶
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

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及問未至而玄
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
陽城縣公後為雁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
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為南兖州刺史河陽侯為高
氏所誅叔略被府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心
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龍襄為
侯大冢字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
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
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

史疏為明決皇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
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叔略通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
軍復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即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
郡公在州數年其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
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
窮清鄉公上下正襟定徵拜司農知吏人莫不流涕相
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
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
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聞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頌
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

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
將交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
曰節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
經史在魏家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遺金時
人稱為書庫歷高唐人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
而召見與語器之授齊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
汝南太守郡廢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
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餽藥湯
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子

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并殿坐問其年
哀其老唯嘆久之景茂再拜曰臣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
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
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之骸骨又不
許輿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
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
會時乃表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
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
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
二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方不衰還以狀奏於是
就拜淄州刺史賜以車轡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
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
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十人或不及葬自是墳塋哭野祭而
去

辛 辛 辛 唯 唯 唯 道 道 道 人 也 祖 微 魏 徐 州 刺 史 父 希 慶 青 州 刺
史 公 美 且 孤 爲 母 氏 泣 養 親 授 書 傳 周 天 和 中 選 良 家 子
任 太 學 生 武 帝 時 召 入 露 門 學 舍 又 道 義 每 月 集 御 前 令
與 大 儒 講 論 上 恩 甚 厚 皇 時 聖 皇 之 建 德 初 授 宣 納 中 士 從
平 上 營 還 還 堂 治 堂 上 士 楊 冠 將 軍 隋 文 帝 作 相 授 內 中 上 士
參 掌 機 要 開 皇 三 年 拜 中 書 侍 郎 攝 內 史 舍 人 賜 封 安 陽

縣勇轉爲部侍郎。唯我公義奉國器。然置車陳以功。除州刺史。士俗畏
病者一人有疾。知公家進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
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慮之。欲舉其功。因分遣官人巡檢
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牒報來。安置聽事。且者月。疫疠病人。或
至數百。聽而悉。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文對
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
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
之。所以死耳。今我與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
凡復瘞。汝寺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

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
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
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
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
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問人或諫之曰。此事有
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
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
後有欲諱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
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特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
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

郎晏前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
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
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荅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
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
郎囚公義之魁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
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
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
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
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

帝高祖擢拜水部侍郎對薛道綽伯未幾出為廣夏

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
儉以仁明者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次遣之佐吏從
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
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
免職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伏焉煬帝嗣位徵
之于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
良吏帝嘉其純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勳
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約曰蘇威吏部尚書牛弘
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笑曰儉對帝又問其次

感以涿郡督務郭約穎川督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
二百匹約肅各一百以今二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
焉以論者美之及大業七年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
卒無難叛竟以保主之義表其長女尊立恭帝儉與留守
李紫綽袁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示師相國賜儉物三百
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約河東中
邑人家世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
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
郭約為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
約有幹局拜涿郡督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為通守兼領留

及山東盜起總逐捕之多所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
涿郡獨全後將兵擊雷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
不息敬肅字敬德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
簿開皇初為安陸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
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穎川郡督務
大業五年朝東宮帝令司諫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
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
當塗用事具是任穎川每有言屬肅肅不嘗開封輒令使
者持去還賓客有欲從者以法總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
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二十一年老有能名將擢為太守者數

矣輒爲述所改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
家無餘財歲餘終于京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
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
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
篤勸曰有若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
繫囚諍訟絕息因圍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
長號泣送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穎令清名善政爲
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
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

示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營州刺史

士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
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鎖
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
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搜卒豈獨不媿於
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
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罷不違期不肯拜謝曰必不
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傳授參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
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
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

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
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
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
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流薄難理朕
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
如此而加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
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
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
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

家弘農父比鬱林令德深初為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
書佐武陽郡司立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
肅曾與滄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
綱弛紊吏多賦贖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
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于時盜賊羣起武
陽諸城多被滯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
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德深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競相督責晝夜
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
恒若無事唯約東臺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

然在下各自場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
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歎歎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
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過境老幼皆如見
其父母有婦人負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
前後令長末有不受其指麾者曰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
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
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
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
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
陶殷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

會越下伺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
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
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
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
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
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
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爲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
存夫簡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
故詩曰雖無德與汝武歌且舞張鷹等皆有寬仁之心至

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
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二十四

北史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五

蘇東

北史八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子神

張赦提趙霸

崔暹

郎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
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
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
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
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今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
化百世可知考贖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
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故太姘巨
猾紀義悖禮郅都審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
救時弊雖垂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

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亦竊高位肆其褊性
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慄然居其下
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
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督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村
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
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
崔暹鄺道元谷楷齊有郎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善不
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
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鄺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
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

云

于洛侯代人也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呂
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
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
刺其本并刺胃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
立四柱礫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
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
孝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
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成侯泥率勒禁中不

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謂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
繩之謂將寵逐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
出為山南刺史假范陽以北平陽尼碩學遠表薦之轉為
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
孝文臨太極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相農人少為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
為武道護軍兼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
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為遺婚為元弟遂便如親顯得元
后在帝兄弟名之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
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

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尼珍之等三以付洪之遂號
為獻之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
后平在故事計長幼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內太守進爵任
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
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
加重賞勸務本盜賊三息誅錮婦女黨適為酷虐後為懷
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
獻之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惣統諸軍輿駕至
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
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
大信聽其後業胡人遂降獻之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
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婦女之制
言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級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
中豪傑其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
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新法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
紫渴即羌深居山谷雖相羸廢主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
置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輿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
將數十騎至其里隨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省遺之衆羌
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
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徵時妻張氏亦聰強婦人

言貧賤三富貴多所補蓋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
從姊重之疎張氏亦多所產育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
是二妻如競兩宅母子往來如睦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
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考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
洪之赴京親臨大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
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疾病交瘵文炷圍將二寸首
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盥沐浴衣
帽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而
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凡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
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
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
其呼拜坐皆如家人嘗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醺之後時或
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
家遂棄兵車附珍之等後頗存振太乙屬而猶不顯然劉氏
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為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
累遷至真將軍大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
葛榮蓋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為公元
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
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豹齊受

傳例降

張叔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官中郎時
下畿盜賊首領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石應門面聚為
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透背而六射之以
為戲笑其其如此軍騎搶捕父弗能獲行者患焉叔提
為逐賊軍將亦然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至靈石師斬
於關下自是清靜其靈石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
止二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怒殺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
寇盜叔提莫求捕逐以叔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
略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

州刺史假宴善侯叔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
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守散李真香出
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論其罪叔提懼死欲逃其
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不與特不親貴自許詣一申訴求助
謂叔提曰當為許理幸得申雪願寬宥不為異計叔提以
此左自解脫段氏陳其真香昔當因假而過幽州知叔提
有好牛從涼不果令臺使止城前事故感通部一燒楚過
極橫以無辜蓋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言為部令趙秦州
重往究訊事狀如前案叔提大辟李之乞賜死於第將就
蓋命妻而書之曰會蜀魏吾者卿也天中安五而不得免禍

一泉之下嘗為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子之朝臣非理大
使崔光表奏稱云一不遵憲度威害任情三五子擊吏人察屬
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亂禁止在州詔免所居
官

崔暹字元欽本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
間性猛酷少仁慈務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
兗州刺史盜用官元贖汚狼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
官後行潁州事尋即置暹于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
匿官奴詐信故章侵盜一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
後甲子暹遷潁州刺史貪員且不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

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焉因問曰崔灑州何如婦人
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為都督李崇討之暹
崇節度為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
必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
津縣公子璿字結珍少兼尚書左丞卒璿妻莊帝姊也後
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知璿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昌襲祖爵
邱珍字安寶本中山上田陽人也魏六和中徙居武州鎮
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為首藥所吞珍
入榮軍榮為介朱從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奪神

卷之五十五

武出山東神武起

刺史珍求取無厭

行臺節度諸軍

城珍御下殘酷

州人所害後贈

田式字顯標馮翊

郡太守式性剛果

尚嚴猛吏人重足

請託不行周武帝

公擢拜延州刺史

改封梁泉縣公後

爵武山郡公及隋

喜視事于外必盛

犯禁者雖至親

之式誠寧無出外

知之杖寧五十其

袖拂去之式以為

者無問輕重禁地

終不得出每赦書

後宣示百姓其刻

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縣侯除殺州

為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

梁州將成景攜等解東行圍回軍彭

離心至於土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為

刺史司空公

邽人也祖安與父長樂仕魏俱為本

武藝兼勇絕人仕周位渭南太守政

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

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

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為建州刺史

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

帶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

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

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季自長安省

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忌式

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衫揮

或察吏姦職部內劫盜

受苦毒自非身死

召獄卒殺重囚然

由是為上所譴除名式慙志不

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 僅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

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 僮詣市買毒藥妻至之奪棄之

武憲卧其子信時為儀 四至武前流涕曰大人既 是朝廷

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 卿放辱者多矣旋復拜用 大人何

能久乎乃至於此武歎 曰抽刀斫信信避之乃 於門上

知之必武為罪已之深 也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 卒官

燕榮自貴公華陰弘農 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 嚴有

武藝仕周為內侍上士 必 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 儀同三

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 禪進位大將軍進封洛 叢郡公

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 王 弘擊突厥以功拜上 柱國遷青

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 者為伍伯史人過之者 必加

輒楚撻之劄多見骨 茲益尋跡境內肅然他 州縣人經其

界者畏若寇讎不敢 休息後因入朝觀特加 恩遇榮以母

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 伐陳之役以為行軍總 管率水軍

自江乘傍海入太湖取 吳郡既破斗陽吳人共 立王暹為

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 榮率精甲躡之戰敗走 為榮所執

事平授校揚州總管尋 徵為武候將軍除幽州 總管榮

性嚴酷有或容長吏見 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 唐氏世為

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 屈辱之較言左右動至 數流血

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 道次見畫荆堪為管 並命取之輒

以試人。人或以陳無父。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
搨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者。榮曰：無過尚尔，況有過
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内聞人更妻有美色，輒舍其室
而淫之。貪暴尤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
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非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
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賜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答不
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
獄，禁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
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問。奏榮善書，又職穢狼籍，遂
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養一燕，故有蛆數斛，從地湧出。不
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丁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
弘嗣少龍鬻，十八為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功
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嚴峻任事，用人多怨之。轉幽
州時，總管燕、秦、肆、唐於弘嗣，每答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
及禁誅。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極心
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
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
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
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二四尋，遷黃門侍郎，薨。中少監

遼東之後進仕金紫光祿大夫後以賊寇龍西詔引嗣擊
之及玄感反引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三侑遣
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有子仁
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
儀同攬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為恒
山郡贊務有一人寡婦無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
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刻木為大楹埋之於庭出
天餘四面各埋小楹令其人暗心於木楹上縛四支於小
楹以棒打其背燠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憚氣及帝征遼

京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素食者以為
祇立皆收繫之北至河間乃郡官人小有違違者輒覆面
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取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
百人文同以為取聚結惑眾遂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
非重男及者數千人復將如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
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送奚善意馳鎖之斬於
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心而齧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
猛相資德刑不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
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蓋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

輕人命甚於狗彘
或憂患俱殞異術皆驚
矣

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二罪教
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二道

列傳第七十五

北史八十七

蘇綽

十六

北史八十八

賈弼

馮亮

鄭脩

崔廓

徐則

張文詡

美且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章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復全
於周武華而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可以激貪之用
管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

北史卷八十七

一

禁邊世無門不事三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
君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
焉雖聖與殊亦語其真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
北其始箕山躬其風之人作于周辛四結光平漢日魏晉
以降其流漸廣其大者則經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若
節甘賤實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供遊或遠時矯俗望江
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怡然自得而無心毛飲石泉
而枕松柏放情宇宙之外目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
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也夫懷聖有此天邁德弘道匡
俗疵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
莫不東帛交駟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
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駁負之操足
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
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流浮溥風殆
盡錐刀之末競入戲事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雖俗望古獨
適宋友千齡亦其人矣何必每靈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
地始為超遠哉世無幾許列聖今焉亮李謚斯僧為述士傳
隋書列李士謙傳薛瑄子顯徐則張文翽為隱逸傳今以
李謚之謚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述傳云
監考一名知是郡高邑人也祖漢晉書卷三越軍謀臣後

二八

一

沒石崇爲徐州刺史父澄字懷道秦公寶基之弟令孝少有
大度不拘。即能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
物表年三十遭父喪哀毀盡禮。白每一非哭聞者爲之流涕
高尚不仕寄情丘壑。高郡太守顧與之。公怒拒而不許。邦
國少長莫不憚之。公與崔浩爲莫逆之友。浩爲司徒奏徵
爲中郎。辭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
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
能發言。其是誠憚如也。浩後遂授詔書於孝。懷亦不開口
孝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杜
爾。浩小名浩。慮孝即還。請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
之。廐中糞相雜。繫夸。遂託鄉人輸。聖者。咳爲御。車乃出。
關浩知而歎曰。嗟。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
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
有私歸之。外。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遂夸。本騾兼遺
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量。及浩沒
爲之素服。受鄉人吊。信經一時。乃止。歎曰。昔公旣死。誰能
更容。嗟。夸。婦父。鍾鹿。魏。藝。當時。名。達。之士。不。出。備。有。之。禮。
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昔。聞。有。大。才。者。必。居。貞。仁。子。何。獨
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之。葬。日。送。會。者。如。市。無
子。

馮亮字靈遠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
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襄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
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生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
德以時辰觀英之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為羽林
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
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遂山數年與僧禮誦
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道人王敬事發迹山中沙
門法壹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亮不敢還山
遂寓居景明寺款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
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之樂思結紫巖林甚得栖遊之
適願以此間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僧伯通河間
深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趣遂遷居佛寺林泉經可樂制又
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過駕疾宣
武敕以馬輿送之入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賜帛二
百匹以供凶事亮子孫殫以衣幘左手持板右手執
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八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
灰燼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火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
為歡飢者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善者道人思需每旦
往看其屍拂去塵霰會融之迹交繕左右而初無侵毀衣
服如本唯風帽巾又以亮識舊尚方法誦信大栗十枚言

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犯中經宿乃為是為盜
食皮履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雲霧回籠
其時自地為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皆助者百餘人莫不
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歧南居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
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故州刺史魏蘭
根頻遣致命脩不待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合蘭報申表
薦脩明帝詔行雍州刺史蕭寶夤勸寶以聞會寶與作逆
事不行

佳鄭字士公博陽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鄭以

官身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初為主佐屢逢屈辱於是感
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
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
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
重軌令人詔取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
多不載隋大業中終于家子蹟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
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
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
至孝不食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
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託室參軍自此去

強音上上之不已遺蹟書曰昔漢氏西京漢王建國平臺
東苑慕義如蘇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寵弘農之守每覽
史傳宮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蓬藩邸以今望古方知
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
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
重士敬愛志疲先蔡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
土宇五誓山河地方七百宰籬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
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
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擅樂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
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

多勳子建書不盡意溢後繁辭隨後自一昨以奉教書

既非怕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擊管輅思而不解事官山
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
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野客之奏陽春誰
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熏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
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之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
聲鶴池播美望我清塵恣然路絕祖澤燕南贅客河朔情
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瀛天寧裏燈映雪懸頭刺
股讀論唯取一篇故莊不遇盛人况復桑榆漸暮藜藿屢
空奉燭無成空揚書葉但欲燕求馬首許養雞鳴謬齒鴻

六身列傳卷之六

王

儀虛班驥卓拔太山而超海比葉德而并難堙崑崙以爲
池匹酬恩而反易怨屬周相錫瑞惠承家門有將相樹
宣挑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
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遠曹植僕豫
聞而論則不殞令名揚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
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齋粟五十石并衣服錢
帛時晉郊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
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
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
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贖答

曰謹案漢上高帝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
見魏大司馬盧元明撰高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
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
定鼎嵩雒山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
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贖曰何處有羊腸坂贖
答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
又答曰臣案南史南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
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
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帝不善之更令
虞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

東之役授應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贖之議也奉詔作
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
高陽襄國等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
之弑帝也引為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
六十九贖與河南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
琊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
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
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
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

懷樞隱之擢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
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大建中應召來謁於至真
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
隆冬冱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
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
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六道得衆妙
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元生
履德養空玄齊物深曉義理頌咏法門恍性冲玄恬神
虛白冷松餌木栖息烟霞望境汎行風雲游玉堂而駕
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其嘉猷有勞寤寐

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壑一相風已冷海氣
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輕是漢庭淮南八
公來儼潘郎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
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泉鳥貴
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
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
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
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
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
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

衣食松餌木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騰氣千
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類遣使乎遠
此延屈異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
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甜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
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但化猶愴于懷
喪事所資隨須供給賈囊羽蓋既且騰雲空柳餘衣詎藉
墳壟但杖舄在爾可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
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日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
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
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知其靈

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遺畫工圖其狀令柳詵為之讚時有建安采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瑀開自市為涇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群書特精三禮隋文在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並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囚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

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法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要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隱謂妻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公妻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少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嗟夫志懷纓冕畢志立園或隱不違親真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恒葆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至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列傳第七十六

北史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北史八十九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麴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陸法知

蔣昇

強練

庾季才 子繁

盧太翼

歐詢

裴和

蕭吉

楊伯醜

七史列傳七十七

臨書卷

卷之六

夫喻一陽所以三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

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祲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

節立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

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奪

止治山井百二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言

箕子編龜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欒伯牙杜夔氣

卜筮則史補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

姑布子卿唐舉許謫六語醫巫別文執子補駒季咸華他其功

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日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

理同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

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

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災惑人心

遂令時俗祇說不獲返其真性列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

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

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

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王粲年移四代至於游心

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叙是崇張深叙紹王早歎玄劉靈

訪江式局澄本脩徐寒主顯崔或將少遊以爲術藝傳在
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道世趙輔
和皇甫王解法選魏寧秦母懷文張之信馬嗣明爲方伎
傳在周則有莫雋蔣昇姚僧坦黎景熙潘之深褚該強練
以爲藝術併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軟詢韋鼎來和蕭
言張育之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江式崔或莫雋
黎口京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
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
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
章以類區分先載天文藝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是崇字子業遼東人也善天文術靈驗甚多嘗與
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爲道武所獲徙平屯原拜太史令
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今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
奏言爲角蟲將死帝旣刻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
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與馬所乘巨犢數百頭亦同日
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日滅天下牛死者十七八糜鹿
亦多死崇年數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比人語爲黃明侍
郎懿好於容儀被服僧度言言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
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
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符堅堅欲征晉深
 勸之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為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
 昌昌以深及徐辯對為太史令統萬平深辯俱見復以
 深為太史令神龜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與崔
 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不能鈞深隨遠故不及浩
 後為驃騎軍評酒者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
 又明元時有客感六條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
 宗就其慰問之路曰昨夜驃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
 先信文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文道武明元時太史
 令王亮蘇道太武時破和龍驛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

太史趙樛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
 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相州人高崇
 祖言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
 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羅趙洪慶及
 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書校天文書集廿石二
 家是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占集三十五卷後集諸
 家撮五帝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三月二至二十八相甲
 外官及圖合為二十一卷僧化東莞人也識三三案又云
 以言象異時有所中書事今宋北齊三三案案亦矣
 尉色官不與中書或而石僧化與三三案六三案亦矣

其六未就而而入關遂能元象中死於晉陽

張紹長樂人也造九章七曜太武時為算生持上給事京

宮四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任

州遇遊道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與宣廣明自云膠

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

釋曇影問興即此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

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開述九

章數家雜受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二十六

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五五序

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

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

月辰宿交會相生為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

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管出

尋九經年相舉綱要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著道心生

深念以宣之注曰維鷄火感物懷歸言爾至今二十五

載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

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

世所須言以憲勳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

級尊卑差別言凶所用罔不畢備示及內呈先帝是駕依

先禮錄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政亦

以遷術者名

三早勃海商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五法善風角明元時
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因是
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郭氏執婦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
嘗就其刑之趙氏求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
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
伏在仇家之東南二里許且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
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提取第

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三
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

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曰語客曰依法當有
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
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
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
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
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
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大
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中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
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中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早
苦以疾辭心歸鄉里

勝恐終妨已請令歸

耿云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
字并所賣持及來問之者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
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
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
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為
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疎無賴或時負販
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尔朱榮榮信一筮靈助所卜屢
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
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慶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
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
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
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尔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
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
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
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
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為
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
侯深等討首領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薺州務又為幽并

營安四州行臺及介朱業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
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眾又以介未有誅滅之兆遂自號
燕王太行臺為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己瑞妄說圖
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甕為人象書
桃木為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統豆陵
步藩舉兵逼晉陽介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介朱自
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
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眾至博陵之
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介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
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
州介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筮棄之
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
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
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
許人有道術嘗言介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入言代魏者齊
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
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
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
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至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

未亦事時有古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
 患寒家嘗為齋一日食器用不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
 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
 葉而歸跡猶迹舉坐盤裏後稱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
 憶者不遺數日輒至其家號為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
 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之貧人蕭寶寅復召酒與問曰
 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
 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寅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寅之
 黨寶寅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
 屍中項之起舌如初後寶寅出北正順興與魏收書上

為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貴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
 酒統以繩繫之於城基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大傅
 梁覽家庭中卧以布於到覆身上海覽於趙崔反通使東
 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到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
 順興求乞溫泉東階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
 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泉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
 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北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
 周文曰可為答曰今突厥端端時其意未解其意又蠕蠕
 國滅周文憶說遂於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三身身死不知何處人飲酒吟詩語嘿

徐靈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邪山中辟穀餌松朮茯苓令求長生之祕又善洞視蕭軼等之效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盡聞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爲文追往晉陽道榮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二司諫議大夫沐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遠遊者之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全真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上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姓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

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
 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
 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
 頭曰允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
 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元變見生氣故知蘇允為口
 主音聲故知哭允變為乾乾六也故升天允為言故父言
 故知有言未化入成為土三月土墓成又是本宮鬼墓未
 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
 某月某日當為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
 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為天子以推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
彭城後濟東都逢彭城王介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
 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
 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為
 館客韓陵之戰四回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二離將士皆懼
 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口比至未時必當一捷遂縛其子
 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百令占
 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之責公于贈秦州刺
 史

信都 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兼有文思每精心研

究成 遂沈坎常語人云三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
不聞 雷震之聲也三用心如此後為安豐三延明召入賓
館有 江兩人祖昭者先於邊境被獲之延明家信明算歷
而不 為三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昭後還留諸法長芳由是
彌增 竊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
古今 雜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歌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諸
巧事 之圖書為器準並令芳算之曾延明南奔芳乃自撰
注後 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 容保樂聞而召之芳
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 之於齊晉或為館客
授中 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 不與物和紹宗給其

蕭馬 不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恐呼毆擊不聽近已
猶介 無求於物故亦注重是為股得撰史之宗芳精專
不已 又多所閱涉丞相倉曹祖暕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
微妙 然來既久吾思所不至知 芳留意十數日便
報珽 言吾得之矣然終須 以相對試之無驗後
得河 陰用術應郭仲飛舞灰即不動也為術所重竟不
行用 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遺 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
漢成 帝時與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漢下
開為 之鮮于子夏入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首之息矣此言
蓋差 而造於也三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

未幾也。澤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是時太文令其咸窮研尋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自昔周公定影三城三漢朝蓋器一收焉。渾天覆觀以靈憲。文蓋三仰觀以周髀為法。履仰雖殊人歸是一古之人制之所表云。効多象著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宣李業興撰新曆自以為長。趙賅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王闕。又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其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髀為陰陽總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非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其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其斬之。以謝天下。帝曰。文宣景業也。曰。為帝三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過乾之。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晉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祀之。卒於

其位景業曰此乃不吉王為天子無復一期豈得不終於
其位帝天保初封長城郡王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為
之序

許遵真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
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令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
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嘗容借之其陰之役遵謂李
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
河三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
慘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執事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
好與牛人隨不欲與岳人同路岳強給其馬以行至都

三尋喪二言

成文官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李

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李氏曰若然當
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文官無道日甚遵語
人曰多折筭來吾遂此狂乎何時得免於是布筭滿床大
言曰不出冬初我亦不見文官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
婦人產法遵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
焉又有榮陽趙紹者亦善占侯三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
二伏牛何者先起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
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

然煙先起煙一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

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上筮

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

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夫夏初也又筮遇明

夷之賁曰初冬辛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焉

無夏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墨曹參

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亨業與云坤

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以地土制

一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書願一匹不

著罰杜子業與若著無賞之若罰杖十業與曰同是著何

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一我意故罰也須臾雲散二人又

受書訓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其懷

憂懼謀起兵每宿朝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

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漢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

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山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

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

以側室長孫為妃今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筮

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

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澤河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呂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眾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又宣遂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中得書云疾死人請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變為魂而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以時日多由遂立通直常侍入周亦為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北垂白皚者必入官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中祿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遠官於作城玉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筮曰亦貴至石動捕曰此弄疑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好食而已王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者曰我何為以玉曰必有反骨者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言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

王輒為諸王相心不... 王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
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怒曰向婦女小兒
評論萬乘主教召王王母照鏡自... 其死又被召謂妻曰
我今去不廻若過日... 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
時有兵士雙盲妙於聲... 劉桃枝聲曰有所
擊為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 譬言如鷹犬為人所
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 遂房
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
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 也文襄以為我家羣奴猶極
贊况吾身也又時有御...
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
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

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瓊其婦叔... 可乎已轉... 人...
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 則... 希子卿不知也初
魏正始前有沙門摩相遊懷荆... 牛目... 凡人皆有富貴之表
以為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 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 易... 權會筮亦頗工陳
郡袁叔德以六十... 關... 行博... 太守... 不願之官以親老
言於執政楊惛惛... 既... 尋... 日... 叔德意欲留
等累在京... 法選... 云不踰三年得代... 終不還也勸其盡

家而行又為叔德相云公品色說為古部尚書鑿照人物

後皆如言又頻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開府行參軍

魏有鉅鹿人也以善推祿命徵之館友武成以己生年月

三為異人問之寧曰極言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

變辭曰若帝主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

雉十四雉一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六數太上之祚恐

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二十二

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坐刑事厥口神武武定初齊軍

戰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

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暖以水且改為黃神武遂改

為赫黃所謂河陽懷者也懷文止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

以重柔鐵數宿則成剛以柔鐵以刃脊治以五牲之溺滓

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水所鑄宿柔鐵是

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耐截三札也懷文又云

廣平郡南幹一城是干將鑄劍其土以鑿刀每云昔在

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端蠕蠕胡少門指語懷文云

此人別有異術術仍指庭中一樹云令其布筭子即知

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其竿赤白相半於其剝數

之唯少一二筭者曰必不少但再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

信州刺史入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晉書有言高三

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
德之謂德昌也滅年統承光即
之左

張二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
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

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暹舒
重天寧中徵為尚藥典

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徵之聽
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

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
對亦有讎鳴慶樹鬪而

信三馬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
風以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

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
可往雖救亦以瘋辭之

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
王至

後宋齊代起其書六卷初曰之
雜錄三

信子信齊之卒

陸法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
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

法同沙門同者若自幼見之容
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

其自嵩高過遊遊通既入荆州
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

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
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

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
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

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
立功師云擊之何也和

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
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

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
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

亦勉亦不勉景遣將任約擊梁
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

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宵泅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丘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具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曰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沃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方三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國江陵約以兵赴救方戰焉法和旣平約往進見三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我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三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甚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

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必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其酒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斷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而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微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擊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石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慶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慶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

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
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帝承牧佐之法無
人領受但以空檻簽置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
隨其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
孔目輸之於庫文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
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
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
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
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旣被疑是業
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

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
但鎮郢州不須動也和乃還州墜其城門著麤白布衫
袴布邪巾大繩束臂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
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
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旣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
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
焚燼摠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
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平
臨江法和與州人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
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

苴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苴弟適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
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瑛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
法和與宋苴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
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
馬禹步卒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
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懺油
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
居士文宣宣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
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
苴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
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宇
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
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
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
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
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
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二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
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野有少姬年可二十餘
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怕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
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果別更作岳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

爾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
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嘗與秦頡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
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西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
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
臨必有大慶於是與秦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
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
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
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
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秦

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
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如定州刺史卒於
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
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
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傲悅莫之能測意欲有
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
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
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
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于苦時柱國平

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如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備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壓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實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自出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

極論之

庾季才字叔奔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清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長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為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亦居宜昌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鎮荆襄遷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

尚書宗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
禮少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覆
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
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指紳何咎皆為賤
謀誠空胸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
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
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
微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
門護沈久之曰吾平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
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
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禮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季
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潔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
苑封臨穎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隋文帝為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
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
為箝口事乎帝然其言久之曰吾亦嘗言騎武誠不得下矣因
賜以絲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
戌平日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
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白主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
即應之二月日出外入西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

音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
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
其日即是肇執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
天下其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
知甲子甲午為得大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
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
定議季才曰奉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
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
遷徙計帝愕然請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
綳布及進爵為公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

才中其一當撰其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奧推測多迷
勢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為之及
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在出為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
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
會張曹玄歷行及表充書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
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
焉仁壽三年空季才高其弟以術來優博篤於信義志好
賓遊常吉日良辰與弟邪王顯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
人言等為文酒之會大有名於時明帝讓柳詵之徒雖後進
亦由遊款撰雲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

卷地形志八十七卷歷行傳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經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
 拜童子郎仕隋累遷瀛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
 懿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而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
 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
 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
 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
 色曰朕今搃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住
 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
 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
 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人豈有成功帝
 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
 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
 未易可動帝曰英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對今
 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
 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
 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
 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義武令元
 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

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卜候筭歷之術
隱於白鹿山徙居於慮山菜羹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
所拒後憚其煩徙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
巖下以為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
不為嗣謂所親曰吾將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
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
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
是行鑿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
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答曰
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

卓仇四世之曹與盧同源於其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
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

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
秘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
客從東衡州刺史王暕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暕但反叛
推詢為三柱國王世積討會之罪當誅自言有以思世積
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一人向智寶以云象直太史
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
施於閭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

文帝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從益州秀
信之及秀廢復嘗誅何稠言歌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
特原其罪詢作馬一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歌器帝
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
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
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
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夫文
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
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字字文謀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隋文
帝微時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三司權
進爵為上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唐
與永富公嘗定語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今當時
即言公眼如明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大下願以誅殺建德
四年五月后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
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
將領隨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
明年鳥之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
帝有疑臣詭報曰臣等臣更無異相干時三詛誤彥光等

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三月三日寺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
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何無災郭不臣奏陛下曰公
何法氣也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擢百揆上覽之大
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訓嘗謂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
大德八初不知所謂也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
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得也和言多
此類者相經二十卷道士張實焦順應門人董子華等
此二人當文宗 肅潛時立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
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肅言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

尤精陰陽筭術江陵復曰歸一統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
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
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
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
沒自進遂矯其迹為秘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
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
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
二月朔旦冬至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
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
十一月建景字首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

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
 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
 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
 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
 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日及至是聖王
 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日是歲之元月
 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
 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
 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
 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

三陽始郊天之日即是去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
 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
 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一儀元氣並會本辰一覽之悅揚
 物五日陵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鼠妖數見上
 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良地鬼
 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挑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
 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有蝦蟆從西南
 來入人門并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
 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
 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

所吉厭茲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
之上曰言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
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
第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
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
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
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素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
吉今黑氣當夏主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
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
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

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
稱我當為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
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
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
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
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
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
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
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
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違私門之

嘉祥十年刊
北史列傳七十七
三五
事未幾而玄感以及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
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
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竝
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
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
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
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
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
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

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
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
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遂
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為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
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
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
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
師知常奔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
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臺太子所
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違為卿說且向西市

張胄一勅海嶠人也博學之通尤精術數莫如刺史趙爽
薦之喆曰文帝徵授雲騎尉自太史參議律曆事時前輩多出
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其意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
推步其精密上異之令楊表示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
比皆推星又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
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及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
令賜物不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止言前歷
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杜上言曰漢時落下闳改顛項歷
作太初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
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乎上大

悅漸見親用胄玄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
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
六年却差一度至梁上虞劉焯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
百八十年六年冬至移一度番月玄以此二術年限既隔追檢
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出歲別漸
移八十二年却行一度則十六日晷時日永星次符漢歷
宿起生初明其前後皆當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歷
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之餘乃推定日此數當
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言以為加
時先必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四氣列

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今合氣加時早
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今合朔加時晚檢前代亦時早晚
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必分已後至春分其氣也計一百
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日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
計二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即其率
也其一曰五至歷朔望之交不問內外八限無蝕張賓立
法創其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胃亥以日行黃道歲一
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六絡黃道每
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山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
終而後始月經黃道謂之夕朔望至夕前後各五度以下
即爲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日行黃
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過正入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
法列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之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
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恒卒見伏
盈縮悉無格準皆玄微之各得自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
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癸感平見在兩水氣即
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雲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
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
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言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
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竟矣宋能測胃玄積候知辰

星一級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
 平晨見在兩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營者去日
 十八度外二十六度內晨有不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
 其三古曆亦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
 莫知多少曹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過真數皆與古法不
 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災惑
 前疾初見七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
 見是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
 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與符曹玄積
 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留替月向四星即速距目之

其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
 曆加時朔望同術肯必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二傍正
 者下每處不同交有深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比日會天象
 其六古曆交分即為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六分十
 三度食二分去六分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
 即蝕既其態各異者自古諸歷未悉其原曹玄積候知當交
 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畫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
 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
 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曹玄所立蝕分
 最為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曹玄積候知其有差

春秋二分書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
凡此書之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宣

列傳卷之十七

北史八十九



